

归田琐记

一
函
四
册
函

歸田瑣記卷五

福州梁章鉅撰

鼈拜

山中故人往來每喜詢朝中故實以擴聞見或問何爲布庫之戲余謂布庫是國語譯語則謂之撩腳選十餘歲健童徒手相搏而專賭腳力勝敗以仆地爲定康熙初用此收鼈拜故至今宮中年節宴必習演之或問鼈拜爲何人曰國初勳舊無不知有鼈拜者追後罪狀昭著而列聖猶曲加軫念疊沛恩施恭讀乾隆四十五年諭曰

朕恭閱 實錄見齎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歷封公爵

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內大臣蘇克薩哈等爲輔政大臣並
加太師是時

皇祖冲齡踐阼齎拜受事以後卽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
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侍衛西住折克圖
覺羅薩爾弼等以擅乘 御馬及取 御用弓矢射鹿罪
俱乘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其子尼侃薩哈連
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係齎拜姻婭亦以
論事齟齬積而成讐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齎拜欲以

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給正白旗
詔遣大學士管戶部尙書蘇納海與直隸總督朱昌祚
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朱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圈
換釐拜卽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等以紛更妄奏悉
逮治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爲睿親王私黨令
部臣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
陵寢得以生全之語卽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
四大罪應子磔死

皇祖鑒其誣堅不允所請釐拜攘臂強奏累日竟子絞決

並誅其族屬又八對時輒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
有竊齎拜馬者卽捕斬之並殺 御馬羣特長

皇祖以齎拜黨權不法怙惡弗悛用人行政專恣妄爲文
武各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
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兇惡毀棄國典特降 諭旨嚴拿勘

審並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議請正法

皇祖念其効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
摩佛一併拘禁迨伊死後仍 念其舊勳追賜一等男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賜齎拜祭葬復一等公世龍罔

替是鼈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冊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爲國宣勤功銘鍾鼎尤當深自斂抑律以奉公以保全終始况以輔臣躬承顧命翌贊機務更宜小心謙謹不可稍涉從恣乃鼈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飭法邀結黨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難以枚舉若非

皇祖英明剛斷立子孥究漸將跋扈難馴政事亦不可問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至釀成大事皇祖不卽加誅僅予褫奪仍給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皇考復還公爵時因念鼈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尙可

用是以仍子施恩蓋于鼇拜擅權縱恣固所熟聞至其不法欵蹟如 實錄所載纍勳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狀顯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劓懲在鼇拜一家之僥倖所關猶小而後之秉均執政者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綱紀而杜僉邪乎所有現襲鼇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無過犯且令承襲侯出缺時卽行停襲公爵仍照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襲罔替已足以示國家法外施恩舊勳之意矣 謹按康熙之元

上甫八齡鼇拜正當國恃其勞績肆行無忌

上早洞悉其奸在內日選小內監合之習布庫以爲戲龍
拜或入奏事並不之避且以朝廷弱以好弄心益恬然
無所顧忌一日入內忽爲習布庫者所擒十數小兒立執
鼇拜付外廷遂伏誅以執鼇熏灼之權奸乃執於十數小
兒之手如此除之行所無事非
神武天授其孰能與于斯

噶禮

舊聞吾閩趙二合太史晉典試江南以關節破案實與總
督噶禮朋比爲奸又蘇撫張清恪公伯行因此事與噶禮

互揭罪幾不測惜未詳其顛末後詢之史館諸公始筆記之云噶禮由廕生歷官吏部郎中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禮隨左都御史于成龍督運第一起兵糧敘功升盛京戶部理事官不三年遂授山西巡撫噶禮曾以霍州牧李紹祖保題潞安守及紹祖使酒自刎匿不敢奏吏議革噶禮職奉

旨畱任御史劉若兼疏劾噶禮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知府趙鳳詔爲噶禮心腹專用酷刑以濟貪壑下噶禮回奏得辯釋平遙民郭朋奇等以噶禮縱庇貪婪

知縣王綬赴巡城御史呈控事 聞且列款八奏一通省
錢糧每兩系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諸處虧帑外八已
銀其四十餘萬兩一指修祠字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八
已一縱令汾州同知馬迷婪贓分潤一令家伶赴平陽汾
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饋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休
富戶亢時鼎梁壩銀兩一納知縣杜連登賄許調缺及連
登以貪婪被揭復曲加庇護一隱匿平定州雹傷不報請
究贓治罪又下噶禮回奏亦以無左證獲免旋內遷戶部
左侍郎復外擢江南江西總督歷疏劾罷江蘇巡撫于準

布政使宜恩恭按察使焦映漢督糧道賈樸知府陳鵬年
等及張清恪公撫江蘇以事積忤噶禮至是公發辛卯科
場不公事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檢舉知縣王日命
方名所薦之吳泌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

上命尙書張鵬翮赴揚州會審張與噶互相疏劾

上復命張鵬翮會同總漕赫壽查審覆奏噶禮免議張伯
行革職贖徒

上切責張鵬翮等掩飾和解贍徇定擬遣尙書穆和倫前
往覆讞仍加所擬定議得旨噶禮屢次具摺參張伯行

朕以張伯行操守爲天下第一斷不可叅手批不准之諭旨現在此所議是非顛倒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復

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腹削一半矣卽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害之曾將其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又曾叅中軍副將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朕於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叅一案初次道官往審爲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

所疑懼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尋九卿等議二人並任封疆互相訐叅有玷大臣之職均應革任

上命張伯行畱任噶禮革職於是天下快之未幾噶禮之母叩 闕稱噶禮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噶禮妻以別戶子幹泰爲己子縱令糾衆毀屋噶禮攜資財與妻子移居河西務奸詐兇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鞠訊得實擬將噶禮凌遲處死妻論絞色勒奇幹都並斬幹泰發黑龍江家產八官得

旨噶禮令白盡妻子從死餘悉如部議

隆科多

仁廟升遐之日大臣承 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是以
憲廟恩遇極隆 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
啟奏處皆書寫舅舅隆科多謹按隆科多爲

孝懿仁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尙書加太保
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

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禁錮死於禁所獄詞
載隆科多私抄 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

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

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卽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 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

聖諭隆科多朋知平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

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

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 御前乃詭稱曾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 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豕二萬兵欺罔之罪二 時當太平盛世臣民載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 壇廟桌下搜查欺罔

之罪三妄奏被劾知縣關隄原係好官欺罔之罪四

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
取年廢堯來亦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
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敘邀結人
心紊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紊黨之罪二徇庇傅
稟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叅紊黨之罪三比暱伊門下行
走之蔡起俊紊黨之罪四徇庇阿錫稟法敏將倉場所奏
涇爛倉米著落歷年監督分賄之案巧爲袒護其奏紊黨
之罪五曲庇菩薩保囑托佛格免叅紊黨之罪六任吏部

尚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爲終選不法之罪一縱容
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
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
例不法之罪三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
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
因係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誇示以爲姓
應圖識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豫行寄
藏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不法
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

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金三百兩貪婪
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
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五收受程光珠銀
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猫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
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
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貪婪之罪十收受
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
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國勳銀二千四百兩貪婪
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

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負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八辛者庫財產八官疏八邀寬典我朝之恩禮故舊仁至義盡蓋史冊所未聞也

年羹堯

隆科多因議年羹堯罪狀徇庇不協坐削去太保革去尚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爲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潘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

將軍西藏平八 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
加大保清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
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大傅父遐齡如其
爵長子斌給子爵八 覲賜雙眼花翎四團補服黃帶紫
轡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敘功次子富給
男爵時四川巡撫蔡珽被羹堯劾入京得 召見因陳羹
堯貪殘諸款又羹堯嘗薦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可大用期
恒入 覲以奏對荒謬革職時劾羹堯者紛起

諭曰年羹堯會妄舉胡期恒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

城南坪不惜番民致驚惶滋事反以降番復叛巧飾具奏
又青海蒙古饑饉匿不上聞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自
恃已功故爲怠玩或誅戮太過致此昏憤豈可仍居總督
之任念其尙能操演兵丁可補授杭州將軍嗣山西巡撫
劾羹堯私估鹽窩擅用正課西安巡撫亦劾羹堯藉口捕
治鹽梟率兵夜圍郃陽民堡致死多人並下部議罪羹堯
行至儀徵逗畱不前回奏又多狡飾部臣請速問又合詞
奏羹堯罪狀纍纍請正典刑並議盡革世職得 旨令將
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八奏旋據各省次第舉發復奏請

速加誅戮章下所司時已逮堯堯來京嚴鞠議政大臣三
法司九卿等奏言堯堯罪蹟昭彰彈章交至其大逆之罪
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奏繳 硃批諭旨
故匿原摺詐稱燬破倣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
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
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貯鉛子皆違禁
物一僞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捕邵陽鹽
梟致死良民八百餘奉 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
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并騷擾番民不卽劾奏一詭劾

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威寧令朱
炯賄奸民保畱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
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八軍功其
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羨堯妄奏毫無受
賄一西留効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
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其潛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
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
賞會府 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鬚黃佩刀荷囊一
擅用黃袱一官員愧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圍龍補服一

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
跪道迎送一合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
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壘橋市肆俱令閉戶一
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
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
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 恩詔到陝並
不宜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于私室啟發一不
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緊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以
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銜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

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朝服蟒衣
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 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北總

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
衆一袒私庇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叅劾奏疏一本
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專擅之罪六一建築
邵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

備奉 旨飭駁仍不卽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 諭

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何
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鈞勒清苑合

陸篆接受前任王久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
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晉撫
諾岷欲令遲誤致罪一尙書綽奇自軍營商辦糧餉清字
咨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誤軍需一捏參夔州
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爲巡撫
由陷原任巡撫趙之垣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
忍之罪四一邵陽鹽梟案內故勘良民無辜馮猶頭至死
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劾金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
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濟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

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
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羹堯
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竇榮銀兩一
收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鹽茶一私
佔咸甯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葛繼孔古玩
一索屬員傅澤淫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
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叅革知府欒廷
芳賄奏隨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爲己有一私往新撫各
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

馬匹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尙文
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
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軍需入已一冒銷西
甯軍需入已一冒銷軍前運米費入已一侵用各員弁俸
工凡五年皆入已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已一隱
匿夔關稅銀又加派糧規入已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
已一侵用河東鹽政盈餘入已一西安米萬石未運其西
甯冒銷運費入已一甯夏各衛貯倉穀及甯西密養馬銀
並收入已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已一抄沒塔兒寺礪砂茜

草諸物私變價銀八已一侵用紀連詔等捐解銀八已一
斫桌子山木植八已其計賍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
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
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
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爲奴奏上 恩予自裁子富
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極邊其父遐齡兄廣東巡撫
希堯草職免罪于是就獄中傳 諭堯堯曰歷觀史書所
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尙皆僞守臣節如爾
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

天高地厚意以爾實心爲國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
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于心忍爲乎卽如青海之事
朕命於四月備兵又命於八月進兵爾故意遲延及嚴加
督催然後進剿孤軍冒險幾至失機又如爾令阿刺納之
兵由噶斯前進陟險惡必不可行之路豈非欲陷害阿刺
納乎又如爾令富留安將駱駝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
吉爾爲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害富留安乎又私調岳
鍾琪之兵至西安爾令舍近就遠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
運糧不及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爲

兒戲藉快私忿尙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
十三事于不應造城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畫
邊機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
倒軍政朕尙未令八于廷讞卽就所議九十二款爾應服
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千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
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爲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
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爾磔死令爾自殺又赦爾父
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皆朕委曲於全莫夫之恩爾非草木
雖死亦當感涕也雍正五年

上念平青海功令羹堯子俱赦回京

訥親

乾隆之初諸賊劉文正公甫任總憲卽疏劾訥親職掌太多任事過銳乞加裁抑時訥親方爲吏部尙書軍機大臣上行走奉 命查閱河東江蘇安徽山東一路營伍洊陞揆席 恩遇之厚甲於朝班因金川之役張廣泗久無成功 命馳往經畧軍務卒至僨事恭讀乾隆十三年諭云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莫如訥親金川雖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

之念訥親身爲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于軍機奏到隨
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將來作何了局欲
請身往視師彼時傅恒卽會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
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卽應派往傅恒亦不可居訥
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
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
其意以爲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爲己功卽不
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
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

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礮與賊其險不思以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礮資寇是其第一謀畫既已貽笑衆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然猶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敢奏稱軍士夤夜向礮放鎗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行前進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卽各鳥獸散將領不復相顧觀此情形是衆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畧重務僭事至此

尙何地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奏諭旨緊要情節
槩不切實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
者卽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
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
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
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卽置軍務于度外託言有面奏情
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
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
若謂任其經畧無方輒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爲

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敢于遽請回京者衆人能知其
故乎伊之意申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
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逸爲嗣續計向來
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傅恒必自請督師朕亦
必以此任相屬而彼地險巇林立攻取維艱卽傅恒亦未
必遽能奏績不過與伊相守卽能成功亦傅恒之福命所
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傅恒之罪而眷
念舊臣伊必且復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預料卽奉到前
旨亦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鑿其肺腑伊當俯首無辭始悔

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朕向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爲訥親而衆人之不能見及卽其遜於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爲誤也今諸王大臣合辭奏請將訥親交部議罪于法本無可追但須俟伊回奏到再行酌奪降旨會訥親回奏至

諭曰訥親所奏更復浮混無恥且皆委過於張廣泗訥親以經畧重臣軍中調度皆聽指揮功過無可旁貸豈容一切推卸在張廣泗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爲經畧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叅奏卽一面叅奏一面提問亦無不

可觀其遲回不斷並非伊見不及此蓋以一叅張廣泗則
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畱以爲卸過之地將
來卽或無功而歸亦尙藉張廣泗爲之代任其責居心若
此亦豈受恩深重實心在事之大臣所爲乎况伊摺內所
稱自任舉矢事卽頓兵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怯懦委靡
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
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俯認不諱因奏請將伊交
部嚴加議處夫遲誤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
罪狀有不問以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

革所能了局者耶又

諭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文
武大臣等叅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舉動言語逐一據
實陳奏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
不可輕舉妄動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紙筆八奏訥親此語
實爲巧詐之尤伊受朕深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
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取屢
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
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形奏聞請旨罷兵

况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構釁涉及邊圉不得不發兵
致討朕實非利其土地人民輕啟兵端前後所降諭旨皆
訥親同辦之事迨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
令其詳悉斟酌倘有不能殄滅之故卽可明言其所以然
直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於伊奏摺內批示云豈有軍
機重務身爲經畧而持此兩議令朕逆度之理如能保明
年破賊增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
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終始訥親以親信重臣膺闡外重
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實覆奏朕豈有不加

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早已可竣何用糜費如許物力是今歲之稽遲皆訥親之貽誤咎更何辭又或慮奏到時爲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亦宜親筆密緘直達朕覽何得謂之不敢上紙筆入告此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來摺奏摭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謂敷陳之道當如是耶天面從而退有後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親所稱後來不可輕舉妄動之語軍機大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計無所出輒思以不必用兵之言博天下迂愚無識者

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此其心懷狡詐實
出意想之外朕誠不料十三年以來加以隆恩渥澤而訥
親之忍心害理竟至於此或

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訥親又云上只想我膽
大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偷安不敢衝鋒奪險實乃毫
無膽量朕方責其過於畏蕙過於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
伊祖曷險登陴流矢貫脛著於女牆之上猶能負傷血戰
不以爲苦爲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
能解又訥親聞雲梯兵過朝云此皆我罪若我今年辦理

得安何致聖心煩躁又令如許滿洲兵受此苦累此言尤
爲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不鼓舞振躍志
切同仇皆衆人所其見朕方深嘉悅而訥親乃以爲受此
苦累伊從軍營中來爲此浮言搖惑衆心俾衆人聞之不
知賊境如何險阻艱難此惟經畧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
金石同堅不爲所惑耳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畧
爲消沮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功故
爲此語巧於離間衆心而不顧國家大事如此其罪可勝
言耶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尋 命尙書舒赫德逮訥

親赴軍營會同經畧傅恒等一面訊明一面卽將伊祖過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士卒共見之

胡中藻

國初於前明臣工之歸款者率仍還以顯職保其初終如錢謙謚之有才無行爲朝廷所深惡痛絕之人至今天下銷燬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而明諭中猶稱止欲斥禁其書並非查究其事同時之大學士陳名夏輾轉矯詐屢次從寬免死乃猶與同僚甯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甯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畱頭髮復衣

冠天下卽太平矣甯以其語 上聞而其時但治名夏以
抹刪 諭旨作奸犯科諸款於前兩語亦置之不問蓋
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齊一故 朝廷每以寬大處之乃不
料百餘年後尙有喪心病狂之胡中藻者謹按乾隆二十
年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面奉
上諭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

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其享昇平凡爲臣子
自乃祖乃父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尙有出身

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爲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其悖逆
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所刻詩題
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胎
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注景祺呂
雷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譁張大逆不道蒙

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劓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
意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猖吠之
胡中藻卽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贖
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

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無如漢唐宋明皆
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益遠過之乃曰
又降一世是尙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
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
泰又曰斯文欲破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
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藉而言卽孟子所謂東夷西夷
是也如以稱蠻爲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人曰達子者
亦將有罪乎又曰相見請看郁益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
非謂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

斗中間不能一黍澗又曰再泛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
如何又曰北風雖然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掇雲揭北斗怒
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雨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
意何所指其涪溪照石景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駕走不
停及武王爲矢傾城色雨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
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
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爲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
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取乎
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尙

書呂刑於詠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
天地人爲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爲何物其指斥之意可
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東西諸公五
岳諸侯瀆一百年來頰首同蓋謂岳瀆蒙羞頰首無奈而
已謗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
曰不爲遊觀縱盜驪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
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淠彼因時邁蓋暗用
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
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

曰那是偏災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歎立加賑卹何乃謂佛燈之難覩耶至如

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句

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

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預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干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復酬詠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爲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

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上
曰父君尙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又曰女君
君一體焉得漠然爲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
狂一至於此是豈覆載所可容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
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學陝西
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調乃以掛冠爲
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樸誰完吾身甌忍破又曰若
能自主張除是脫羶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笈又曰蝨官
我會慚又曰天方省事應問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

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望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射蠅
饑食狼張筮賢良祠詩曰青蠅投昊首容辭試問此時於
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
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
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于命督學政時曾
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卽有下眼訓平夷
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爲垂照之義亦可以爲識力卑
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
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彖傳言時乘六龍

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爲當今年
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
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必欲遊熟經書不
乏閒洽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
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
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
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
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
矣朕見此書已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

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叅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嘉風效

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庭侍從會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爲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爲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俾天下後世其知炯鑒張泰開着革職交刑部胡申藻鄂昌已降旨拏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和珅

和珅之敗余適在京師而尙未登朝無由悉其罪狀後二十年八軍機乃從檔簿中得其梗槩與外間所傳頗無歧異此木朝一大案不可不覲列之以爲負國營私者戒也嘉慶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

純廟升遐和珅方爲總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卽有御史廣

與疏發其罪初八日奉旨拿問下刑部並下各直省督

撫議罪直隸總督胡季堂條陳其罪請依大逆律凌遲處

死並列其冀州城外墻壁前有石門樓石門前開隧道正

屋五間稱曰饗殿東西廂房各五間稱曰配殿大門稱曰宮門外圍牆二百丈圍牆外設堆撥土人稱曰和陵牆西陽宅房屋二百一十九間定制親王墳塋圍牆不得過百丈和珅借之籍其家更多人臣不應有之物于是始將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當

睿廟冊立爲皇太子時先期預呈如意洩機密以爲擁戴功大罪一 圓明園騎馬直入左門過 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大罪二肩輿出入 神武門坐椅轎直進 大內大罪三取出宮女子爲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各路

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大罪五

純廟聖躬不豫時毫無憂戚逢人談笑自若大罪六

純廟力疾批章間有未真之字輒口稱不如撕去另擬大

罪七管理吏戶刑三部一人把持變更成法不許部臣叅

議一字大罪八西管報循貴賊番聚眾搶劫殺傷將原摺

駁回隱匿不遞大罪九國服會有 申旨令蒙古王公

不出痘者不必來京乃故違 諭旨無論已未出痘俱不

令來大罪十大學士蘇陵阿以姻親匿其重聽衰憊之狀

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卿李光雲以會在其家教讀俱保

列卿階兼任學政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隨意撤去
大罪十二私葢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楹段仿照
甯壽宮式樣大罪十三其墳塋設立饗殿開置隧道致居
民有和陵之稱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

大內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 御用冠頂尤大大罪十五

眞寶石頂非所應戴乃藏數十餘顆并有整塊大寶石爲
內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大罪十六家內銀兩衣飾等物數
逾千萬大罪十七夾牆藏赤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赤金
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餘萬大罪十八通剗地方當鋪錢

鋪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十九家人劉全資產亦二
十餘萬且有明珠及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其宅中太監呼
什圖時樞內劉籍其家亦十餘萬且爲其弟劉寶梧捐納
直隸州知州劉寶榆守備銜劉寶和州同銜則和珅之年
日貪縱狂妄除大罪外已難悉數矣時大學士九卿文武
大臣翰詹科道公擬罪名奏上如胡謔

上以時當諒闇不忍使大臣棄市乃令和珅自裁尤可怪
者籍沒後查出出珍珠朝珠一挂訊其家人言往往燈下
無人時私自懸挂對鏡徘徊談笑低聲自語人不得聞窺

其心又不僅封殖貪黷之可罪矣其金銀庫內帳及大櫃
內珠玉等項什物帳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太監羅
玉持出查對一次女子四名香蓮蕙芳盧八兒雲香也

籍和珅之家人劉全劉陔劉印胡六家除金銀外當舖入

座內監呼什圖即內家得米麥穀豆雜糧一萬一千六十

五石時交安大城爾處被水分給兩縣作爲口糧籽種又

分和珅之第半爲和孝公主府和之子豐仲殷半爲慶親

王府時尙爲郡王及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管

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諱綿呈出昆盧唱門口四座太平

缸五十有四銅路燈三十六對此項皆親王所不應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銅路燈較 大內所陳尤爲精緻今分設於 景運隆宗兩門外云

歸田瑣記卷五終

歸田瑣記卷六

福州梁章鉅撰

文人奇遇

或問古人致仕以七十爲期亦有過七十而尙未致仕者乎余曰此道其常耳世固有未七十而卽須致仕者卽有已七十而不必致仕者若元魏世祖時侍中羅結年一百七歲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聽歸老年一百一十乃卒則存乎其人之稟賦又豈可測之以常情乎本朝乾隆初沈歸愚先生以六十六歲中戊午省試六十七歲中己未

會試館選七十歲散館授編修七十一歲以大考二等晉
侍講學士七十二歲典試湖北七十四歲乞假回里七十
五歲還朝直上書房晉禮部侍郎七十六歲爲戊辰會
試總裁七十七歲患瘧疾奉命許其歸里享林泉之樂
七十九歲迎駕於清江是冬進京祝

聖母萬壽蒙撰賜歸愚詩序八十五歲再迎駕加禮
部尙書銜九十歲又同錢陳羣迎駕常州賜詩有二
老江浙之大老旬年至九十八而終謚文愨以一介書生
暮年新進備叨異數復享大齡事爲近今所稀福亦未免

大過身後果以文字之故削銜奪謚古人常言日中則昃
月盈則食以文人當之能無惴惴哉

紀文達師

世傳名人前囚皆星精僧此說殆不盡虛相傳紀文達師
爲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卽有之每出見則
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擊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
家人爭逐則見其入內室正譁然問內報小公子生矣
公生時耳上有穿痕至老猶死然如曾施紺環者足甚白
而尖又若曾纏白者故公不能著皂靴公常脫襪示人不

之諱也又言公爲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棗栗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肯坐片時也又傳公爲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蟒卽不見說甚不一少時夜坐暗室兩目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卽斂矣或謂火光女子卽蟒精也以公耳足驗之傳爲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麵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豬肉一盤熬茶一壺耳晏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觔許公旋話旋談須臾而盡

則飯事畢矣 聽松廬詩話云美西俱不食豕乳交達不
食鴨自言雖良庖爲之亦覺腥穢不下咽且賦詩云靈均
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姿杜陵不一賦以梅花海
棠爲比雖不食鴨而鴨之幸固已多矣 芝音閣雜記云
公善吃煙其煙槍甚巨煙鍋又絕大籠裝煙三四兩每裝
一次可自家至 圓明園吸之不盡也 都中人稱爲紀大
鍋一日失去煙槍公曰無慮但日至東小市覓之自得矣
次日果以微值購還蓋此物他人得之無用又京中無第
二枝易於物色也

劉文清師

諸城劉文清公亦由精靈轉世其歸道山之歲值十二月
封篆之期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體態甚偉當公
未至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俱事
等羣見之而未敢言及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公卒
或貓卽狐也公將卒而神出見然則此狐爲公前身矣

朱文正師

朱文正公觀察吾閩時先資政公及諸伯叔皆受業焉
余人都以門下晚學生禮晉謁公頷之及己未公主會試

先兄曼雲出門下余謂兄之師例亦爲師欲改稱而公未
之許迨壬戌 廷試公與讀卷之役擢余卷爲第一後以
他故抑置第二而心常歉然逢人必述之因余文中能用
春秋繁露語也適余進謁告余曰讀卷所得士例可抗顏
爲師况受知如足下者以後可不必 再執小門生之禮
太老師尊而不親老師親而不尊我於君家師友淵源之
誼不一而是前此所以未許者不欲君以兄弟之私改先
人之舊耳時公年已踰七十見容恒閉目隱几以杖枝頤
杖頭置青絹一方蓋以拭目也與容談亦多不睜目語雜

諧謔有東方曼倩之風嘗語余曰頃到孔子廟延見左右
兩人護法一是仲夫子一乃蔣子蒲也時蔣方在朝爲
京卿余亦不敢詰其原委甲子

上幸翰林院欲令與冥者皆卽席爲詩公奏是日諸翰林
皆蒙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

上允之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果卽席爲詩諸君能不鑽
狗洞乎翰林衙門土地神舊傳爲昌黎韓公公以爲代韓
公者爲吳殿撰鴻一日丁祭畢坐轎過土地祠公自轎中
回頭作拱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除夕有門土至家與公

談歲事公舉胸前荷囊曰可憐此中空空壓歲錢尙無一文也有頃闌人以饋歲儀呈報曰此門生某翁某翁所送若干封公曰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矣自以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此者謂公爲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加封號行九拜禮喜爲人說因果嘗言某某前生爲其婦某某爲其妾某某爲其子前世有緣故恒結今世緣也卒之日臥處一布被布褥而已

上親賜奠甫至門卽放聲哭且賜以詩有半生唯獨宿一

世不談錢之句公得此亦可以慰矣 青烏之術有不可

不信者公之先浙人曾祖客於京業鍛有江西一土善地理而道不行迺遭已甚后與朱翁鄰每出入扃戶卽屬朱翁視焉居數歲將歸謂朱翁曰承翁愛已久愧無以報德意中相得佳城二三處翁能移殯此乎翁謝以無力置地術士言此地價不昂我力尙能買以贈翁也因以千文買蘆溝橋西鎮崗塔前地一區爲植榆一株告朱翁曰他年移殯來樹下卽穴也後嗣當大貴然須堅囑後人若貴切無以土塚不華別加土山與石坊享堂等物也故公雖八

閣惟土墳一邱樹二三十株而已公歿後公之姪山東方伯錫爵於墻後培以小土山中央畫一紅日居無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孫觀察公年未四十而天方伯亦禡職責成姪孫澄守常州府復左遷病廢累世簪纓頓嗟零落近公之曾孫某悟其故不告家人竟將土山毀去乃舉於鄉由教習得縣尹公後起乃漸有人云

松文清公

外省知交於中朝之名公偉人有識有不識而無不知有蒙古松中堂筠多欲從余得其詳者余與公相聚日淺公

皇日珍言 卷一
騎箕時余已外宦屢馳信京師索其行狀誌銘不可得但知公以嘉慶十五年由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十九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一年以事降道光間復起爲尙書十四年休十五年薨諡文清而已間有所聞逸事會筆之書茲錄出以應問者凡七條云嘉慶二十五年八月

睿廟梓宮自熱河回京初奉 安於 乾清宮繼乃擇日

奉移於 觀德殿是日出 東華門進 景山東門 上

哭泣步送京中自王公大臣官員以下皆得俯伏甬道之左哭送白袍列跪者不下千萬人余亦在班中遙見

上步行甫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
跪伏者亦搶地大哭衆遠察之則松公也時公僅賞一驍
騎核不過兵丁拔補之階而 至會當哀痛迫切之際竟
能於千萬人中物色見之非平日漁水之契有異尋常何
克臻此翼日卽有副都御史之 命而公仍得左右贊勳
矣 公出爲伊犁將軍時未曾挈眷一日遣役至京附銀
五十兩以爲迎取夫人路費適役夫未行而銀已他用因
卽不寄路費公家故素儉長公子少宰 熙昌 竭力摒擋始
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旣至公亦不擇日卽命八署僚

佐皆不知將軍夫人之已至也署舊有別院乃置夫人其中而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每月與錢十千婢媼傭值俱取給焉院內正屋三楹中爲堂夫人居堂東西爲佛堂公每日五更八佛堂頂禮畢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閒語半時而出仍扃其門而夫人每日當四更必起櫛沐以待之公之禮佛不問寒暑夫人之夜起亦不聞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簡每日黎明卽起齟面盥卽駕騾車傳食於同城寅好畧中亦無閒寒暑那繹堂師時亦在西域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八輪迴必與閻羅相約或再爲男人或轉爲

女身或墮落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策大人騾及松將軍夫人耳 公由伊犁將軍除吏部尙書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公乘一馬喇嘛之使人乘一騾易騎而行自涿州連宵至圓明園其家人戚友迎於長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園已四更扣軍機章京直廬之門司閤者呼葉老爺起公屬爲具摺葉老爺者戶部郎中葉雲素繼雲也

是日葉公非八直期重公之爲人不敢辭而公亦不問其姓名卽以葉老爺稱之而已次日八口見卽呈講大學首章以爲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出借勒相國肩輿

候客家人始聞公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八城
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曰此
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姨娘耳公乃恍然曰汝今亦
老矣 公身材僅中人而體氣壯實有莊敬日強之功惟
自邊臣內擢後頭每涔涔動鎮日不已卽入 對亦然余
時以軍機章京詣公宅畫稿值酷暑公以燒酒

余時余方編輯軍機題名並從公詢樞垣故實語頗叨絮
公因令解衣縱談因乘間問公頭動之故公慨然曰此非
病也我在西域時手刃叛回至數百人未免殺戮過重至

今耿歎於中不覺震動於外耳然不如此恐回疆未必安戢至今也公面如羅漢心極慈祥自是活佛度世節鉞所莅無人不被其澤而飲其和叛回之戮辟以止辟正公鎮邊作用不知者或以殺降爲公咎豈知公者哉 公奉差往江南查辦事件得 旨引對後卽欲挈值宿行李出城

不回私宅因隨帶之司員部署不及籲公稍緩時日公許以晴時出城時方已刻乃桂途至韓桂舫先生家小佳先生尙在刑部署未退公自索酒肴獨酌並令韓家人等磨墨供寫大字偶聞宅門外喧嚷聲詢之則賣雞擔與閩人

爭價也公立取擔八如其價全買之向內宅借京錢四千

交付訖而以雞囑閤人曰爲我交韓太太加意喂養肥美

俟我差旋時再來大嚼也語畢遂出城住長新店再踰日

而隨帶之司員始趕到同行焉公赴江南總督時路過

袁江時費筠浦督部淳因防汛駐河上款畱公於行館午

飯賓主皆大戶飲至燈時公欲易燒酒費從之公謂費曰

兩人飲畢竟寂寞此地寮屬尙有知酒趣者否費曰卽有

之亦不過數十杯卽頽然求可以陪我兩人者殊不易得

無已惟有河轅中軍某副將者庶幾其可然官卑職小何

可以陪中堂公曰副將亦二品官但取能飲何較官職因
急召至令侍未坐公與費且飲且談而某副將從旁默飲
一杯復一杯不敢畱涓滴也至五更公稍倦因辭歸舟且
曰黎明如順風當卽解纜不復來告辭矣公甫登舟而天
已曉費遣宮探之則回報南風甚大斷難開船中堂已和
衣睡矣無何費詣公并謝步並邀公重至行館且曰旣風
大不能行何不再暢飲一日公諾之早飯肴饌已陳公曰
昨某副將飲得甚閒雅何不仍召之來費令人促之則云
某副將昨夜回署卽不能言動今晨已奄逝矣公與費皆

大驚艸艸飯畢卽回舟冒風解纜去此事河上人至今能
道之 公喜爲擘窠書尤喜作大虎字每覓大幅紙盡幅
爲之間以贈人或人以紙求書者無弗應樞直同人各得
一幅余以未得大紙不敢求公自謂此字可驅邪鎮鬼蓋
亦不盡然也聞在江南督署有中軍某副將者軀幹甚雄
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數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揮而筆
尙有餘墨因順勢向某副將臉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單
料張桓侯也某副將不但不以爲忤且以爲榮公之盛德
被人也如此

讀書

聖人以身教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曰不如學其屢稱顏子亦不過稱其好學今人動以講學爲迂濶且以爲宋人之惡習不知聖人已以學之不講爲憂則講學豈足爲世病今世之通患在士大夫不說學而其害遂中於人心國本殊堪隱憂憶嘉慶十餘年間余掌南浦講席其時邑中士大夫尙講究讀書院中肄業生亦欣欣向榮日以詩文相質證雖所講亦不過俗學然所汲汲在此則一切放僻邪侈之事究竟無暇兼爲之今相隔三十年此調不談已

久無怪乎風俗之日偷而可與言者之日鮮也癸卯夏間

蘇鼇石廷尉

廷玉

由蘇州回閩過浦余留北東東園中談

讌數日廷尉寓居城外早八晚歸嘗語余曰余日夕往返
不下六七次而從無一八耳之書聲何也余告以浦人近
不務讀書同與浩歎因憶江行雜錄中載司馬溫公過鳴
條山餘慶寺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
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聽今幸相遇願得聞其畧公卽取
孝經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日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
三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

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不知公後日果何以答也似此佳話不但今日無此人亦並無此事矣王漁洋先生云嘗聞耿道見說古木庶人章未有詩二句云畫爾於茅窠爾索綯附記於此以廣異聞

讀儀禮

內外孫中有稍聰穎者自謂五經及周禮爾雅皆已讀遍銳意欲讀儀禮而塾師中不必皆已讀儀禮者遂有擇師而事之意余不謂然也憶余少時與澤鄉兄同塾讀先叔父太常公每課澤鄉兄讀儀禮竟能背誦如流而先資政

公卻不以此相督責謂必須五經爛熟然後再治儀禮否
則徒勞而罔功昔韓文公以大儒尙苦儀禮難讀况後生
小子乎嗣余出從外舅鄭蘇年師學爲制義偶以俎豆之
事命題時余方閱無錫秦氏五禮通考將俎豆故實分比
臚列粲然大爲蘇年師所激賞謂皆從儀禮中來實則未
嘗肄業及之也未幾應新郡伯觀風題爲端章甫時余方
閱吾鄉林樾亭先生三禮陳數求義於端章甫制度頗有
會心闡觀風卷者爲蕭山王南陔先生紹蘭以余卷獨能
貫穿儀禮擢冠其軍自是余始恥聲聞之過情而大作讀

儀禮之想偶輯成儀禮節本四卷謂稍簡易可備授徒之
資偶以示同年老友王陸亭廣文大經則以爲中多疎舛
不足以示後學於是又毀其稿而自知其困苦難成也今
諸孫中果有能讀儀禮者此正古人所謂難者不避豈肯
阻其向往之心而不能不以余之所闕歷者正告之竊自
比於識途之老馬云爾

月令氣候

諸孫中有讀月令者執簡而問曰月令一年七十二候之
名何以與時憲書所載亦有異同余曰豈但此兩書異同

已哉七十二候之名權輿於夏小正此後則汲冢周書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所載字句各有錯出然亦不過小異而大同惟王冰注素問所引呂氏春秋七十二候則與今行呂氏春秋本迥不相同如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花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環戶下有景天華此皆無關宏旨惟今時憲書十一月麋角解自乾隆間改爲麋角解已奉 功令通行不可不知耳

千字文

千字文有三本齊蕭子範之作不傳梁周興嗣所次據梁書南史皆以爲王羲之書乃尙書故實云武帝命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榻千字召興嗣韻之一日綴成王煥清話亦云梁武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叩興嗣次韻成文所說不同宋史李至傳亦言是鍾繇破碑而盛百一抽堂筆談云右軍所書卽鍾子字文也金壇王氏鬱岡齋帖題曰魏太尉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敕書起四句二儀日月雲露巖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周興嗣所次亦有二本不同也余偶爲人書千字文律呂調陽

作律召調陽者或以召字爲誤請削易之余曰召字不
誤呂字乃誤也宋吳垌五總志云隨智永禪師居長安西
明寺自七十至八十歲寫真州千字文百本人爭取之但
作律召調陽者皆是按閨餘與律召正是偶對不知何時
誤作呂字余齋藏董香光手書冊亦作呂矣

上大人

余流寓浦城次兒三兒五兒及長女三女悉比戶而居內
外孫十餘人皆不過十歲上下塾師延至四五人有初學
執筆者每寫上大人等字輒詢塾師以出在何書如何講

解多不能對余告之曰水東日記載金華宋潛溪學士濂
晚年喜寫此必知所自說郭中亦載之大抵取筆畫稀少
易於識認耳祝枝山猥談云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
爲一句孔爲一句乃孔子自稱名也一已化三千七十士
爾爲一句言一身所化士有如此也小生八九子佳爲一
句蓋八九乃七十二言三千人中七十二人更佳也作仁
可知禮也爲一句作猶爲仁與禮相爲用七十子善爲仁
其於禮可知也此說不知所本要足以廣異聞

滬瀆唱和詩序

道光辛丑秋余駐兵上海防堵暎夷適朱蘭坡同年

瑋黃

薺青太守

安濤

先後來訪皆昔年宣南詩社舊侶蘭坡別

不過七年薺青則別二十餘年此番不期而遇於戎馬倥
惚之中真喜出望外矣時霜蟹初肥因招集行館中飲酒
賦詩乃不數日卽爲博沙之散悵良會之大難惜勝游之
不再每思作一小文覲縷其事而匆匆未暇以爲也今夏
養痾浦城忽承薺青以詩文集見寄反覆卒讀如同晤談
詩名息耕草堂詩集文名真有益齋文編中有滬濱行館
雅集詩序一篇則正述丑秋之事故人于里適有同心爲

之狂喜遂亟錄之庶幾此文傳而吾輩亦因以俱傳也文
云鄙人以辛丑暮秋旅食滬濱適涇縣朱蘭坡先生因稽
呂之契訪崔李之交命駕而來盍簪有喜時長樂梁公方
開府吳中籌邊海上爲東道主續南皮游浙東而材官馳
張延而衛士屏巨螯入手旨逾八珍落英滿杯香生九醞
邈矣達官之高致依然京國之故情聽晚吹於營門方愁
送客點風燈於牙帳倘許收歡滬濱人雜五方地無重險
戎心狡啟蒿目多艱前此曷吏或閉關以禁姦或沈船以
塞口商民交病怨毒繁興公則秉和以輯衆心主靜以孚

衆志斟酌於同欲措置於無形以故人子子而公有餘人
皇皇而公獨暇否則朝野殊其榮素身世判其閒忙又安
望羽書填委之餘尋文燕從容之好如此集者哉席旣罷
公顧謂鄙人良會無多今日可惜時之過也文則永之速
羨羅暎爭所陳於風雲之表遲慙司馬勉磨鈍於砥礪之
旁製限七言人各四首鄴中公讌讓波七子之多漢上題
襟卽此一編之續云爾

高雨農序

道光壬辰秋余初次歸田暇輒類次前後所爲雜文自知

體雜而辭支不足以言載道顧三十年來時有紀事之作
不忍棄之如遺姑摭拾叢殘就正於高兩農中翰兩農遽
爲之序且有溢美之辭噫余文不足存而兩農之序則甚
可傳余或附之以存未可知也因先附錄於此他日兒輩
或編梓余文則兩農序實啟之不可不記序云韓子論文
曰慎其實夫其謂實者豈專於文求之哉不於文求之而
充其實豈不足於文哉譬置兩人集於此一無實而求工
於文一有實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論宜求工者勝不以
自名者絀矣然彼無實之文於古文真追而默契之肖其

體格焉又肖其聲情焉可謂盡其心於文字之間者要之體格之肖士偶之面目而已聲情之肖優孟之衣冠而已羊質而虎皮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君形者忘焉耳而有實者亦既昭晰無疑優游有餘矣卽不以文自名其爲文者故在也因緣論之自韓子復古後同時之柳李宋之歐陽曾王三蘇元之虞明之歸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實而可貴者區其體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總攬橫貫學人之文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不必求似古人韓子以爲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必

不似古人歐陽子以爲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氣充溢方
烜照不泯豈不可自成一家哉長樂梁方伯蔭林先生起
家詞臣至今職勲勞內外爲國屏翰其著紫膠吟館詩
鈔久風行海內旣成政歸衷其文若干卷爲退庵文存屬
澍然論之曰某生平精力半耗於仕宦亦半耗於詩其文
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澍然謹對曰文何必太乃工
哉求工之工是謂有人之見存未見其能工也已受而卒
業見有清明和吉者有總攬橫貫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
者嘆曰茲豈非實遂而光煜者邪三者得一已足自名况

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生之深於文也謹述所見
請質以報敢云序先生集哉 按兩農此序作於道光甲
午次年余卽奉 召復出迄茲十年中間人事牽率又添
作雜文數千篇而心計愈粗故步愈失兩農久已物故此
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者乎擲筆爲之憮然

己刻未刻書目

余髫齡卽慕著書之名與澤卿兄同入家塾每分檢陶九
成說鄒中所錄各小種刺取他書補之先大夫斥之曰陶
書本係節錄何煩汝補此韓文公所謂無益費精神也先

叔父太常公乃從旁解之曰此正古人所謂有斐然述作
之意者聽其所爲猶勝於他玩弄耳登鄉薦後復稍稍爲
之先外舅鄭蘇年師又訓之曰古人著書多在遲暮之歲
或出窮愁之餘今吾子似尚不宜急急於此余皆謹識之
不敢忘旣通籍官京師日與通儒碩士上下其議論又京
秩清暇非書籍無以自娛卽外宦後案牘餘閒別無聲色
之好亦惟甄微闡幽抱殘守缺是務歲月旣積卷帙遂多
而衡諸古人著述之原其實毫無心得回憶先大夫及太
常公蘇年師之訓言不覺爽然若失今年踰七十筆硯久

荒料檢陳編皆數十年心血所存不忍盡棄中有已刻問
世者有尙未能付梓者自憐皇帝之愚難免覆瓿之誚姑
錄存其目付後人知之俾無失散云爾

論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

自序未刻

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

自序未刻

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

祝芳齋師序未刻

倉頡篇校正三卷

就淵如觀察原本而校補之未刻

稱謂拾遺十卷

未刻

古格言十二卷

劉金門侍郎序 湯敦甫閣老序 劉次白中丞序 己刻

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 未刻

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 未刻

南省公餘錄八卷

謝蘊泉侍御序附盧文肅師戴金溪尚書顏惺甫制府孔荃溪方伯蔭湘

林都統達玉圃郎中各題詞 已刻

樞垣紀畧十六卷

朱詠齋尚書序 自序 已刻

春曹題名錄卷卷 未刻

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 未刻

文選旁證四十六卷

阮雲臺師序 自序 已刻

朱蘭坡侍講序

玉臺新詠讀本十卷 未刻

制義叢話二十四卷

朱蘭坡侍講序
未刻

楊芸士明經序

試律叢話十卷

吳棣華廉訪序
未刻

楹聯叢話十二卷

陳蓮史方伯序

自序

已刻

楹聯續話四卷

自序
已刻

巧對錄四卷

自序
已刻

長樂詩話八卷

自序
未刻

南浦詩話四卷

祖劬齋師序
已刻

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

陳恭甫編修序
皆錄五代以前作
未刻

閩詩鈔五十卷

皆錄宋以後至

國朝各詩

未刻

三管詩鈔五十八卷

輯錄廣西通省古近人遺詩
已刻

三管詩話四卷

自序
已刻

三山唱和詩十卷

壬辰秋至乙未春里居所輯
未刻

東南嶠外詩話二十卷

未刻

江田梁氏詩存九卷

自序
已刻

退庵詩存二十四卷

翁覃溪師序附蔣礪堂閣老劉金門侍郎陳望波尙書會賓谷中丞

葉筠潭方伯吳巢松侍講陳恭甫編修吳棣華廉訪
郭頻伽董晉卿楊芸士三明經題詞
已刻

退庵詩續存八卷

自序
已刻

退庵題筆二十四卷

湯敦甫閣老序
賀耦耕制府序
已刻

閩文復古編六卷

未刻

閩文典制鈔四卷

自序 已刻

滄浪亭志四卷

自序 已刻

滄浪題詠二卷

張蘭渚中丞序 林少穆尚書序 楊芸士明經序 已刻

梁祠輯畧二卷

朱蘭坡侍講序 爲吳中新建梁伯鸞高士祠作 自序 已刻

江漢贈言二卷

黎澹溪河師序 王槐五觀察跋 已刻

東南棠蔭圖詠三卷

朱蘭坡侍講序 自跋 已刻

吳中唱和集八卷

自序 王香湖方伯跋皆錄吳中同年唱和之作 已刻

葑江別話四卷

皆錄王長年引歸吳中同人送別之作 未刻

北行酬唱集四卷

陳芝媚中丞序
時所輯

已刻

道光乙未奉

召

疊韻詩

余作七十自壽詩浦中人和者寥寥每藉口於韻脚之難其實余成此詩時卽已爲和作者地並無險難之韻也適楊竹圃親家自揚州寄和原韻詩至余卽疊前韻答之旣思竹圃新春亦正七十復疊前韻寄祝雖詩格愈低而運轉自如並不覺爲韻所縛也因備錄前後兩疊韻詩以詒觀者以示家人使知余雖老衰而於此事尙復興不淺耳

楊竹圃親家次韻寄和拙作自壽詩疊前韻賦謝云裡

言一片付鱗鴻四十餘年過景匆

君之季父養亭先生延先資政公主講其家余

之交君始此事

在嘉慶二年 變滅雲煙憑海上逍遙日月自壺中偶因

陶寫詩無債爲遺牢愁酒有功南北相望二千里天然雨

個信天翁 歸田何事不真歸雙塔三山夢裏違闌闌詎

堪參卉服

映夷要作白塔寺

庭階且自看萊衣豪情君欲凌滄海

時君將就養哲嗣安豐場官之在地在鹽城海濱

小築吾欣倚翠微

浦城新居在粵山之麓

但願故人長健在桑榆異地其晴暉 尙憶邗江一棹移

綠楊深處兩家宜二分明月空懷悄萬朵名花春事遲小

合苔岑增感愴

謂謝萊石

無端萍水又分離

時海氛甚惡揚人紛紛欲逃避余初

與君相約諍鎮不動
既乃各自食其言
伯勞飛燕匆匆散從此天涯繫遠思

朋來來年聚話難知君一例起長歎卜居有願詩人老

楊雪芥光祿有詩

來誇新宅之美

行水無功

國典寬

廖鈺夫尚書

舊帥仍懷

忠悃赤

蘇龍石督部

逐臣深望

詔書丹

林少穆督部

春明伴侶晨

星似何日團團續古歡
疊前韻寄祝竹圃親家七十壽

云同是乘時遇順鴻
回頭人海各匆匆
自耽儒素非寒乞

爲念時艱豈熱中
澤在雲司應有報
風清榆塞不言功

刑部郎出爲榆林兵備道

盛時進退原容易
林下新添鬢鏢翁
連

城新道孰當歸
到處安家願不違

公本籍連城遷居福州新道茲復寄居楊州安

家
巷籌筆深心消黑劫影纓異數稱斑衣公以武岡軍功倦

還豈學陶元亮戒養難留束廣微公甫晉卿秩旋乞養歸為感九

重宏錫類白頭猶許戀慈暉側聞仙侶晚丹移無恙歸

帆穩更宜初以避海氛移家推上事定即歸詩興多緣明舊起手談不厭

夜眠遲偶鑽故紙仍遊戲暫掌安定書院講席旋即辭去為最新矧聽別

離詰嗣四人皆從政外出安得腰纏再騎鶴稱觴一醉慰相思本擬再游

將就養安豐遂不果七十年華古所難神交何必索居

歎介眉酒值春筵功放眼籌添海屋寬公誕辰當正月語安豐地濱海

舊尙能霏玉屑延齡端不藉金丹松蘿竹柏齊珍重紀取

新開八表歡

古人以七十一歲爲開八表容齋隨筆言之甚詳

和卓閣老紀恩詩

余本擬年逾七十戒詩不作今年七十有一新正甫數日
卽次韻湯敦甫閣老同年游龍杖詩甫脫稿寄去不旬日
又接卓海帆閣老同年索和眞除揆席紀恩詩復連宵
於枕上成之自笑甫說戒詩旋卽破戒道力之不堅定可
知或笑余開年但和兩閣老詩未免勢利余亦無以自解
也明知此後不復編詩付梓而又不忍聽其過若飄風妬
附錄之於此記得嘉慶壬戌傳臚後恭讀

聖製詩注云庶異日卓有表見人稱名榜今始知公姓於

四十年前早兆於天語之中宜其爲名榜中第一人也

詩云有喜聯翩近聖顏更欣新詔及春頒九重早日

資霖雨嘉慶壬戌傳臚日聖製百廿餘年重雪山蜀中

甯相公以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迨茲一百廿三年表見真符天語讖承平但

望日思艱雲龍追逐當時志媿我衰齡獨閉關仰鏡鎮風

九品銓公久掌銓衡以酬庸合被

主恩偏杜房久已參丹地近年參知政事瓌頰由來其木

天謂哲嗣鶴盛可彈冠慤我老何須擗管抹人先元唱於

溪編修

始得捧讀寄聲三百覽裳侶四十年前漫拍肩

楹聯贅語

余撰楹聯叢話初刻於桂林一時頗爲紙貴近聞粵西湘南兩省皆有翻刻本後至揚州書坊亦欲謀翻刻阮雲臺師爲憇惠余充成之於是又有揚州翻刻本旣歸閩僑居浦城彙檢後得者又編成六卷付梓題曰楹聯續語而乞者愈多矣尙有同人續錄見寄者則細碎不能成編而竟置之又復可惜因附八歸田瑣記之後庶不負錄寄者之盛心云爾

粵西余小霞州判

應松

所錄寄聯話最多如姜南蓉塘紀

聞一條云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爲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鶴政尙嚴厲所至考核生員多所罷黜衆議紛然搢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潮代之潮亦風裁凜然生員之傷弓者猶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壁間有題對句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潮見之遂投劾歸恐招怨也 又聰訓齋語一條云圃翁嘗擬一聯懸草堂中云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 又

王笠舫琅嬛集一條云李東陽壽商文毅

轅

七十對聯云

自古年華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出句用人生七十
古來稀語自是佳典惟我

朝乾隆年間恭奉

高宗純皇帝壽登七秩自稱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寶則
此後普天臣子斷不可再有古稀之稱而近日操觚者流
尙有貿貿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 又程南樵餘詩
話云汪瑟庵先生爲安徽學政時循例至金陵試院考錄
遺才撰楹帖云三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倘存片念偏私

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仍是一囊琴劍重到

鍾山道光初有太平廣文某以送考來金陵故事廣文送

考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是科爲沈小湖學使一

槩謝絕某廣文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苦只求兩個遺才倘

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計哀號不管八棚伺候拚著一

條老命撞死鍾山後學使亦微聞之不罪也 又余小霞

贈汪西芝巡檢楹聯云菜根滋味知君慣潭水交情愛我

深皆切其姓 又壬寅罷官舟過藤縣温心山明府 鵬狎

初建訪蘇亭落成代姚若虛撰聯云萬里赴瓊儋夜起江

心弄明月一亭柳笠履我從書裏拜先生

心山以菑林中丞師所遺蘇公

笠履圖

又自撰一聯云公是孤臣明月扁舟留句去我

勒石

爲過客空江一曲向誰彈蓋隳括文忠公藤江五古詩意

也 又代鶴松園年重建陽湖縣書院講堂一聯云文筆

聳層霄夢此間萬壑潑泐教化由來先黨序 書樓崇講

席願多土做千秋事業顯揚不僅爲科名文筆書樓皆陽

胡古蹟也 又代曾幼竹明府挽興靜山太守云廿年無

此深交曷可感老尙依劉久而彌篤一病猶勤官事更堪

傷危將易箚語不及私 又代幕友黎白仙云治譜已千

秋是名宦傳人最堪惜正盼遷鶯遽悲化鶴齊民同一哭
况平生知己更難忘幾番說項五載依劉 又應松挽吳
荷屋中丞云爲名士作詞臣任封疆天吏愛路近家園小
住桂林營綠野工書畫考金石著燕許文章悵跡疎壇圯
遽聞兜率返香山時中丞僑寓桂林應松解組後甫得聯
文酒之盟而中丞遽捐館舍故次聯及之 又萬乙樓太
守集杜句贈應松云古來材大難爲用老去悲秋強自寬
又憶得湖南撫部某到任初八本境有某來迎談次問
湖南有新聞乎某猝不及對久之乃曰無新聞惟近時有

一對甚工有某縣令姓續名立人者一人戲以其姓名續成一對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此語頗膾炙人口撫部笑而罷及到任竟撫以他事劾去撫部不知何所見實則公乃一好官也此道光近年事

福州學署中二百三十三士亭爲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三百三十三石皆當時諸生所獻每石鐫一諸生名今

尚林立無恙笥河先生報政將還朝適介弟石君師來代先生撰亭聯云偶爲選地看山計若慰連床語兩情遲化無痕自非老手不辨

徐樹人觀察有泰山孔子崖集句石刻云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可以語上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又
高唐州武廟爲山西鄉祠觀察撰聯云鄉人到處皆祠祝
先帝當年此宦游昭烈帝會合高唐故云 又集唐開元
泰山銘字爲楹帖云載錫之光百祿是何則篤其慶萬福
攸同又一聯云積德承先子臣弟友虛心稽古禮樂文章
又濟南府江南會館云表海涵雄風今樂何如古樂明
湖聯舊雨濟南勝似江南

林帖瞻比部在京爲其祖母稱觴余大兒逢辰贈聯云致

歡入協曹全諺介福長酬介伯情肯切祖母說重親致歡
用曹全碑語非素講漢魏者不知也介福亦用易經受茲
介福於其王母語

有杭人趙京者因病入陰司舉頭見柱上一聯云人鬼只
一關關節一絲不漏陰陽無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
稽陶望齡題

廣東省城有武林會館在歸德門外宴公街杭州商賈於
此釀金砌建既落成其鄉人梁應來紹王爲撰楹帖云一

闌荔支香聽玉笛吹來徧傳南海雙聲楊柳曲聞金尊把

處憶不異西湖真雅育也

王未蘭遊暑鈔中載侯官連梅耦明經

攀桂

所作楹聯多

可採如云暗室中須問心得過平地處亦失足堪虞幼不
學壯無能傷今老大過愈多功又少請自乘除始念佳而
轉念不佳見義無勇一事錯而凡事皆錯擇術未精四十
二年碌碌無奇安得出人頭地三百六口孳孳爲利何堪
昧我性天顯揚之謂何筋力漸衰歎利名無就教誨不可
已心思既竭望子弟能賢按利名無就四字近俗有友人
代改之曰行藏無據似較勝也

朱竹宅先生嘗爲施粥廠作聯云同是肚皮飽者不知饑者苦一般面目得時休笑失時人此較隨園詩話所載題養濟院一聯稍有含蓄

貴州省某驛館中有一聯云滿眼盡窮黎奚忍多用一夫俛他塚家生活兩頭皆險路何不緩行幾步積君無限陰功仁人之言亦積無限陰功便是當頭棒喝矣

袁簡齋先生嘗言神廟聯以用成語爲宜然親切渾成而有味者不可多得聞張睢陽廟一聯云鬚髯輒張凜凜有生氣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此本傳與韓文本爲睢陽寫

照難得天然作對耳又金陵二聖廟祀劉關張其聯云若
傅粉若塗朱若燮墨誰言心之不同如其面爲君臣爲兄
弟爲朋友斯誠聖不可知之謂神此聯膾炙人口然三聖
字已覺未安而傅粉塗朱燮墨等語皆不見古藉兄弟二
字尙本史傳而朋友二字又是虛談矣

京師浴堂門首聯云八門兵部體出只翰林身益上句借
音爲冰布體下句借首爲汗淋身也嘉慶乙丑聶琴峰

敏

以庶常改兵部主事至己巳 萬壽齋復以撰進頌冊

賞編修有友人戲舉浴堂聯句贈之皆以爲巧合

張詩舫方伯知余方續集聯話自桂林手書一紙寄來云
文遠臬先生以翰林歷掌文衡官步軍統領卒於駐藏大
臣之任喪歸京師曾撰聯奉輓云內相經文兼緯武西方
成佛卽升天祥符大工未合龍以前正月初三夜走埽下
南同知王漢沈焉越七日求屍不得以衣冠歛亦撰聯弔
之云七日招魂屈子衣冠輕似蛻 九重賜卹王尊名節
重於山又題風洞山云灘江水綠招涼去常侍詩清賞雨
來又題五詠堂云雄藩勝覽曾開固太守風流尙讀書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有所撰知好輓必出手

製然但孑哀悃且冀以存其人不暇計工拙也在揚州輓

淮揚觀察李石舟

國瑞

云吳會領班聯實政真無慚益友

淮揚瘁心血虛銜何以慰衰親余在蘇藩曾調石舟爲首

郡甚資臂助旣擢淮揚道以河壩出力加運使銜歿時其

慈親尙在堂也又輓江甯方伯成蘭生

世瑄

云望斷黔陽

可憐萬里雲飄依然將母魂消白下其惜半年風鶴了卻

孤臣客冬喚夷之擾余防堵上海督部遠駐鎮海時金陵

惟蘭生一人支柱風鶴之警無日無之往來書問問日必

至皆商畧夷務軍情意見頗合自余引疾後蘭生勢益孤

遂以憂死聞靈船由長江回貴州尙煩太夫人扶櫬也在

蘇州日輓吳縣令賀吉人

崇禎

云百里舊神君剡臆未酬

舉主願世年前進士蓋棺猶是宰官身吉人爲余十餘年前所薦卓異至今未進一階近余重莅吳門復以同知

奏薦奉部覆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見矣又寄輓歸安沈香

城別駕

廉

云淮浦最傾襟脫頰爲君欣得地吳門方掃榻

遺函報我已生天余延香城於袁江置齋三年甚相得香城得官後改執弟子禮甚恭近以奪官歸里余急折簡迎之甫得報書旋聞化去尙未及中壽也在浦城輓周芑源

廣文云一鄉善人勗哉一弟分憂一孤在抱兩行老淚痛
此兩年盛會兩世交期余到浦後追暑消寒之會頗盛芭
源輒在坐嘗稱之爲一鄉善人同人無異辭也 又寄輓

杭州許太淑人云桂嶺蕪城隨地齊歌衆母母慈心蓮性

生天早現法身身太淑人之子兩淮分司小琴惇詩粵西

太守苟友惇書皆余門下士居官並有循聲云

余解組後戲作一篆印云難進易退學者院雲臺師見而
喜之爲推其意輯古語作楹帖相贈云難進易退易事難
悅先勞後祿後樂先憂余甚愧其言謝菜石同年贈聯云

乾隆末舉秀孝嘉慶初歷翰部道光問掌封圻回首功名
成百順經史部有旁證藝文家喜博稽政事門備掌故等
身著述自于秋今年爲七十誕辰福州王叔蘭以聯寄祝
云二十舉鄉三十登第四十還朝五十出守六十開府七十
十歸田須知此後逍遙一代福人多暇日簡如格言詳如
隨筆博如旁證精如選學巧如聯話富如詩集畧數平生
著述于秋大業擅名山亦皆就余篆印語而衍之者也

...

...

...

...

...

...

...

...

...

